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Research Online**

---

Faculty of Law, Humanities and the Arts - Papers

Faculty of Law, Humanities and the Arts

---

2013

# Teaching a mother tongue far away from the motherland: an analysis of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in Australian high schools

Min Tao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mtao@uow.edu.au](mailto:mtao@uow.edu.au)

Wei Wang

*University of Sydney*

---

## Publication Details

Tao, M. and Wang, W. (2013). Teaching a mother tongue far away from the motherland: an analysis of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in Australian high schools.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4 355-361.

Research Online is the open access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for the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ontact the UOW Library:  
[research-pubs@uow.edu.au](mailto:research-pubs@uow.edu.au)

---

# Teaching a mother tongue far away from the motherland: an analysis of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in Australian high schools

##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concern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irst language or a mother tongue in Australi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iculum documents, students' identities and exam papers in Victoria and New South Wales, the two biggest states in Australia, we argue that 1)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as a first language curriculum in Australia where English is the de facto national language is attributed to the globalisation and commercialisation in education; 2)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Chinese as a first language represents the curriculum's Euro-centric mind-set and this also results in a new variety of Chinese language made for Australia education system, in particular for examination.

## **Keywords**

language, curriculum, australian, analysis, far, chinese, away, schools, tongue, motherland, mother, teaching, high

## **Disciplines**

Arts and Humanities | Law

## **Publication Details**

Tao, M. and Wang, W. (2013). Teaching a mother tongue far away from the motherland: an analysis of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in Australian high schools.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4 355-361.

稿件号90335 作者：陶敏/王玮 2013年7月9日 题目：远离祖国的母语学习：试析澳大利亚高中中文作为第一语言的教学现状

摘要、题目以及单位的英文翻译：

题目：远离祖国的母语学习：试析澳大利亚高中中文作为第一语言的教学现状

题目的英文翻译：Teaching a Mother Tongue Far away from the Motherland: An Analysis of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in Australian High Schools

**摘要**：本文关注中文作为母语或者第一语言在澳大利亚的教学现状。文章根据对澳大利亚两个最大的州：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州的中文第一语言课程大纲、学生及考试模式的分析和研究，提出 1) 中文作为第一语言的教学，能够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英语国家出现是教育全球化和商业化的结果。2) 中文作为第一语言的课程大纲,体现了大纲编写者的西方语言文化中心视角和价值观念。在这种大纲的指导下，教学中实际上造就了一种为适应澳大利亚教育环境的、新的中文变体。

关键词：中文，母语，教育市场，语言教学的社会环境，西方中心

摘要的英文翻译：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concern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irst language or a mother tongue in Australi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iculum documents, students' identities and exam papers in Victoria and New South Wales, the two biggest states in Australia, we argue that 1)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as a first language curriculum in Australia where English is the *de facto* national language is attributed to the globalisation and commercialisation in education; 2)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Chinese as a first language represents the curriculum's Euro-centric mindset and this also results in a new variety of Chinese language made for Australia education system, in particular for examination .

Key words: Chinese, mother tongue/first language, education market, ecology of language teaching, Euro-centric

单位的英文翻译:

1) The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Australia

2)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作者信息

1. 姓名: 陶敏:  
性别: 男  
学历: 文学硕士 (杭州大学), 教育硕士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 博士在读 (悉尼大学)  
工作单位: 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语言中心汉语  
职称: 讲师。  
研究方向: 母语教育。海外中文教育和语言课程。  
电子邮件: [mtao@uow.edu.au](mailto:mtao@uow.edu.au)  
其他信息: 陶敏曾在南京师范大学国教院,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语言系担任中文讲师, 现为卧龙岗大学讲师和中文课程协调人。

通讯地址:

Tao Min  
Lecturer in Chinese  
Faculty of Law, Humanities and the Arts  
The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Northfields Avenue, Wollongong  
NSW 2522 Australia  
Tel: +61 2 4221 5556 Email: [mtao@uow.edu.au](mailto:mtao@uow.edu.au)

2. 姓名: 王玮  
性别: 男  
学历: 教育学硕士, 博士, 博士后 (悉尼大学)  
工作单位: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系  
职称: 讲师  
研究方向: 应用语言学, 话语分析, 翻译研究, 二语习得, 及语言教学。  
电子邮件: [wei.wang@sydney.edu.au](mailto:wei.wang@sydney.edu.au)

通讯地址

Dr Wei W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NSW 2006, Australia  
Tel: +61 2 9351 4938  
Email: [wei.wang@sydney.edu.au](mailto:wei.wang@sydney.edu.au)

## 远离祖国的母语学习: 试析澳大利亚高中中文作为第一语言的教学现状

**摘要：**本文关注中文作为母语或者第一语言在澳大利亚的教学现状。文章根据对澳大利亚两个最大的州：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州的中文第一语言课程大纲、学生及考试模式的分析和研究，提出 1 ) 中文作为第一语言的教学，能够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英语国家出现是教育全球化和商业化的结果。2 ) 中文作为第一语言的课程大纲,体现了大纲编写者的西方语言文化中心视角和价值观念。在这种大纲的指导下，教学中实际上造就了一种为适应澳大利亚教育环境的、新的中文变体。

**关键词：** 中文，母语，教育市场，语言教学的社会环境，西方中心

传统的母语或者第一语言的教学和研究多是在母语的所在国背景下进行，如：中国的语文教学研究，美英的英语课程教学研究，而本文的研究兴趣触发于在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母语或者第一语言的中文课程（Chinese as a first language）在澳大利亚这个英语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即远离母语国家的母语教学。文章从分析母语（第一语言）以及母语的“所有权”的概念出发，指出远离母国的母语教学这一现象是教育全球化和商业化合力的结果。本文继而在分析相关课程大纲和高中会考模式的基础上，指出在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语言学和教学理论的牵引下，澳大利亚高中中文作为第一语言的课程，在内容设置及写作文体的分类上都显示了具有澳大利亚本土特点及与之相关的教学特征。

## 一、 研究的背景

### (一) 新世纪中国的崛起和中澳政府对推广中文的共同努力

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地位影响的提升，中国在世界范围里软实力升级，其中包括通过各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等一系列举措，都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关注。比如 Jeffrey Gil (2008) 就曾撰文，认为中国推广中文的努力是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脉相承的：即对曾经的“中央之国”在亚洲和世界的中心地位崛起的渴望。Gil 统计，至2008年中国在全世界75个国家建立了260个孔子学院(Gil 2008)。另有学者统计到2010年全球将有1亿人在学习作为外语的中文(Zhao & Huang 2010)。

虽然很难对1亿人这个数据的精确性做作评价，海外学习中文的人数应该是和孔子学院的增长成比例的。然而这种增长也是不平衡的，如在原来已经有多多年中文课程的机构和地区，这种增长就未必像新设立孔子学院和中文课程的地区和机构那样显著。比如在澳大利亚原来已经设置多年中文课程的大学里（如笔者工作的卧龙岗大学和悉尼大学），学习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人数增长和设立孔子学院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中学阶段，为了应对学习亚洲语言学生人数普遍下降的趋势，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2010年重启了四年投资六千两百四十万澳元，资助亚洲语言学习的项目(Australian Government,2010)。在2012又颁布了‘澳大利亚在亚洲世纪中的地位’的白皮书（Australia in Asia Century White Paper, 2012），从政策上展望了亚洲对于澳大利亚社会、政治和经济举足轻重的作用，明确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五个亚洲国家作为优先交往的重点，并且承诺在今后五年里，资助15000名人员前往亚洲学习交流。这些举措目的在于让新一代澳大利亚人了解亚洲的语言和文化，加强澳大利和亚洲的联系。

与亚洲语言包括中文教学普遍滑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澳大利亚中学（主要是高中阶段）的第一语言中文教育出现了快速扩张的趋势。澳大利

亚亚洲教育基金会2010的一项报告指出，中文科目人数微弱的净增长，主要是归功于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赴澳留学生选择作为中文第一语言的科目(Asia Education Foundation 2010)。和上文提到的中澳两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广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政策和措施相比，中文作为母语（第一语言）的课程在澳大利亚高中的设置和推广则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要求。澳各州政府及其教育管理机构 and 考试评估机构则只是顺应了对亚洲教育市场特别是中国生源的要求。

## （二）历史脉络：澳大利亚对中文母语课程的研究

澳大利亚中文教学专家和中国问题研究者早在90年代初就开始注意到以中文为母语以及具有中文背景的学生群体。有些学者便开始从事有关的应用性研究。当时，来自中国大陆的自费留学生的数目远远不及现在在澳大学中的数量，但是有些大学中文系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诸如：来自香港的留学生为什么要插入实际上是为了学习第二语言的中文课程里等问题。昆士兰大学的雷庆金（Kam Louie）和他的同事于1997年发表了一项澳大利亚国家研究基金(ARC)赞助的研究，他们共调查了当时澳29所开设中文的大学，其中有10所大学专门开设了为中文母语者或有中文背景的学生的课程(Kam, Edwards and Selway 1997)。

这次调查和采访的问题可以被分为两大类：1.从教育的角度看，在澳大利亚教授以中文为母语或者有中文背景的学生，从教育的角度看有无必要，是否合理？2.我们应该教给这些学生什么内容？怎么教？怎么满足他们在教学上的需要？

雷庆金和他同事的这项研究报告还指出：中文背景学生在澳大学里数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中文教师的教学理念，而这些教师以前所受到的语言和文化的训练主要都是针对第二语言学习者的。雷庆金指出随着中文背景学生数量的上升以及给中文系带来的经济利益，使大家在教学上广

泛地认可中文背景学生的课程。这也逐渐消除了很多教师曾经为给这些学生开课的担心(Kam, Edwards and Selway 1997,p96)。

虽然雷的报告对教授有中文背景学生中文持肯定的态度，他的报告里也例举了当时大学里的反对声音：比如中文系内部开始担忧这一变化会对原本教授中文为第二语言这一格局带来冲击，其他系科对中文系开设专门针对这批学生的课程也表示担心：是否这样做只是为了吸引学生而降低学习难度，以及是否对亚洲学生网开一面。除了上述涉及课程公平合理的争论，雷庆金的报告还探讨了针对这批学生的一些教学难题以及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但是这个报告并没有提供合理的途径和方法来冰释常识性但却是要害的疑问。比如，雷的报告里指出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教师）承认，母语是中文的教师才能提供更好的语言范例来帮助这批学生。可问题是澳大学里有很多教授中文的老师本身并不是以中文为母语的，而一个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怎么从非母语的老师们那里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呢？

针对中文背景学生的中文教学，雷庆金和他同事的研究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报告，也不乏洞见。但是这项研究立足于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采访，调查和采访的目标只是中文教育者，所以观察问题角度较为单一。在报告里，学生对课程的“真实的需求”都是由作为受访者的老师提供的，这种“真实的需求”可能只是老师“认为”的真实。此外，雷和同事本身也是从事中文以及中国研究和教学的学者，这就难免有行业保护之嫌。最后，除了大学中文系本身的经济利益的驱使外，如果我们假定学生对中文的需求是真实的，那么，到底是教师还是学生才是大学设立这些课的主导因素呢<sup>[1]</sup>？

雷庆金和他的同事在九十年代的先导性研究，在新世纪也有了新的回应。针对新世纪以来来自中国留学生来澳学习快速增加这一现状，墨尔本大学的 Lo Bianco 和 Deakin 大学的刘国强从语言规划和语言生态的角度探讨中文作为第一语言在澳大利亚大学中的发展问题。他们的研究涉及了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一个事实，及由此对澳大利亚中文教学格局带来的变化<sup>[2]</sup>。



刘国强和 Lo Bianco 认为教育市场的国际化和商业化是这种现象背后的推手 (Liu & Lo Bianco 2007)。澳大利亚大学以及高中设置中文作为第一语言课程，就是为了满足这一特殊群体的“教育消费者”在“学术和语言”上的要求。和雷庆金90年代的研究一脉相承的是，刘国强和 Lo Bianca 的研究也认为来自中国的学生也有其对中文的“学术和语言”上的需求，而不是一种学业取巧的行为。为此他们列举了针对中国学生中文教学内容和安排：比如增加双语翻译的学习，强调研究性学习等等。

## 二、研究的问题和方法：

本文研究的核心是澳大利亚高中中文（第一语言）课程产生的经济，教育和文化背景和以及这些外部因素对课程内容的影响，着重探讨为什么这些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已经在中国接受了至少九年的中文母语的义务教育，却要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学习自己的母语？从语言教学的社会环境看，除了官方语言和母语教学以外，社会对语言教学的需要，决定了一个国家语言教学的生态。在澳大利亚除了英语之外的语言，在课程大纲中已经不再使用外语(foreign language)这个词，而是称为‘除英语外的其它语言’LOTE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因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虽然英语是官方语言，但是很多移民社区，比如20世纪中期大规模的希腊、意大利移民，以及后来的亚洲移民，都在家庭中使用自己的母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社区语言本身都是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的一部分，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分别针对了不同的群体和需要，中文、意大利语、希腊语等既可以是“我们的语言”，也可以是“外语”。中文作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区里的一种语言，同时也是移民或者海外留学生的母语或者第一语言。而本文所关注的恰恰是这一情况：中文作为来自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地区）的移民或者海外留学生的语言。这也是在澳大利亚语言教育的独特现象。下面

我们将着重分析中文作为“留学生”这一外来群体的母语在澳大利亚的教学情况。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从母语，母语教育和母语的使用权等理论分析入手，在对澳大利亚的政府文件，教育文件和课程大纲的文本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对澳大利亚高中课程产生的机制和权力关系的研讨，得出相关的研究结论。我们旨在探讨此类大纲编写中出现的‘西方中心’倾向，以及如何在大纲牵引下出现的为了升学考试及‘非母语’教学目的而产生的中文变体。

### 三、 是谁在教谁母语 -- 语言和文化的所有权

#### (一) 谁的母语，什么是母语？

要对中文作为第一语言或者母语及其所有者进行分析，首先要对母语这一概念作一个可操作并且一致的定义。从社会和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看，母语本身不是一个严密的概念。在单语言或者多语的社会里，对母语的认识是不同的。对文化、民族和社会身份的自我们认同，每个个体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会有所不同。比如澳大利亚的华人第二代，对英语和中文的亲近和熟练程度，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就不一定一样。而且，学校教育、家庭习得、社会媒体以及语言的社会地位都使得对母语的界定更加复杂化。此外，语言的熟练使用程度，也大大影响这个概念的精确性。如：有的人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可能会导致先习得语言的逐渐退化。而与之相似的‘第一语言’这个概念也并非不可挑剔。部分原因在于第一语言很难从习得的顺序来决定，儿童从家庭里首先习得的语言并不一定是他后来在自己的社区使用最熟练的语言。

那么我们在澳大利亚使用中文第一语言或者中文母语这个概念的时候，难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有资格来宣称现代中文是自己的母语（第一语

言) 或者不是母语( 第一语言 ) ? 而谁又最愿意来声明现代中文是自己的母语和第一语言呢 ?

为了分析的方便, 本文将使用一个暂行的定义来规约母语或者第一语言在语言教学中的运用 :

1. 从政治的层面上讲, 第一语言应当是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官方语言 ;
2. 从教育的层面上讲, 它应当是主流教育机构中的教学语言 ;
3. 从交际功能层面上讲, 第一语言或者母语应当具有一定的文化及文学传统和规范化的书写形式 ;
4. 从语言习得的角度看, 第一语言至少应该是正式教育之前就开始学习和习得的, 不然就可能成为第二甚至是第三, 第四语言。

按照这个标准, 我们可以说英语是英国, 美国或者澳大利亚等国家大多数人的第一语言或者母语<sup>[3]</sup>。而这些国家也相应地认为自己拥有英语的“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 学习英语作为母语或者第一语言的学习, 应当在至少是主观上“拥有”英语的国家和地区来学习。那么对于澳大利亚教育管理机构, 中文课程设计者和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 是很难论证那些付出高额学费的中国学生有必要选择在澳大利亚中学学习中文的。下面我们就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的高中中文第一语言的课程大纲进行分析。我们将首先分析两份大纲里对中文学习者的分类标准( 解决谁是母语或者非母语的学习者的问题 ), 继而分析这两份大纲中对课程合理性的阐述, 即为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最后, 我们将结合两州的课程大纲和高考会考的中文试卷, 探讨教学大纲是怎么界定中文作为第一语言( 母语 ), 并且在教学和测试的时被本土化或“澳化”的事实。

## **( 二 ) 中文第一语言和中文背景的学生身份**

为进一步分析澳大利亚中文第一语言教学现状, 我们首先来看澳大利亚如何识别中文母语的学习者的身份。

维州课程和考试局 (VCAA) 和新州的课程委员会 (BOS) 是新州和维州这两个州的课程设置和测试评估的官方机构。新州的 BOS 属于州立的政府部门，而维州的 VCAA 虽然属于英联邦国家里特有的具有颁布执行相关条规的独立机构 (independent statutory body)，但是却向州教育厅负责。这两个机构除了负责课程大纲，还有颁发中等学校文凭的功能。他们决定了中学学习阶段的课程设置，各门课程的内容，和中学课程的评估和测试以及文凭的颁发。澳大利亚的高中毕业会考，如：维州的 (VCE: 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和新州的 (HSC: High School Certificate) 的成绩最终也决定考生的升学。

由BOS颁布的新南威尔士州考试手册规定，如果学生在中国大陆或者其他使用中文（包括中文方言：比如港澳地区的粤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地区接受一年以上的学生教育和在家庭里使用中文的学生，都被放在中文背景学生的范围之内。这种分类招致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因为那些父母有中文背景而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学生，和那些在中国完成了初三或者高一课程的学生是无法公平竞争的<sup>[4]</sup>。有鉴于此，自 2012 年起，新州又设立了所谓的中文作为遗产语言 (heritage language) 的课程和考试，以照顾当地华人后代学习中文和参加升学考试。这样就使中文作为第一语言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留学生。

维多利亚州考试局 (VCAA) 也承认在维州中学里日益增加的来自中国留学生已经具备很高的中文读写水平。在当地华人社区和中文教师的压力下，VCAA又细分了学生类别，中文第一语言、中文第二语言、中文第二语言高级组。进入中文第二语言的标准是

- 所受中文为教学语言的正式教育时间不超过七年
- 所受最高的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教育不得高于维州 7 年级的水准<sup>[5]</sup>。

换言之，在维州的中文第一语言学生主体就是在中国接受了 8 年以上教育的学生，而这正好也与澳大利亚对来自中国自费留学生最低年级限制相吻合。

从维州和新州的学生分类来看，无论是中文背景或者中文第一语言的课程设置和学生类别鉴定，都是为了针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市场。据统计，中国已经成为这两个澳大利亚最大州中学阶段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2011 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占澳全部留学生的 29.4%，而处于第二位的印度只占 13%。在中学留学生市场中，中国则更是占了 44%。根据墨尔本大学的 Jane Orton 2008 发布的一个报告，维州 VCE 的中文第一语言学生里，超过一半的学生是来自中国的自费留学生(Orton, 2008)。所以，在澳大利亚的中学教授来自中国学生的母语，已经被教育界和政府广泛认可。在分析了经济因素造就了中文第一语言课程的“顾客群体”后，我们将转向这两个州的中文第一语言课程大纲分析。

### **（三）西方视角下的澳大利亚中学中文母语课程大纲**

西方的中国研究或中国学是西方视角下关于中国知识的探索，是西方从自身文化和语言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及有关中国知识进行的阐释和理解。从知识的角度看，西方生产出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可能不仅对西方，同样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从语言习得的理论来看，很难从理论上论证那些已经具备了很高母语交际能力的 16-18 岁的中国学生，需要在澳大利亚中学里继续提高他们的语言听说读写能力的能力。那么中文母语的课程大纲是怎么维护和主张课程的合理性的呢，怎么区别母语教学和外语教学的呢？什么样的知识在课程大纲里得到维护？课程大纲的编写者又怎么能够在选择内容时，避免偏见和主观随意性呢？我们将从这些问题出发，走进维州和新州的中文母语课程大纲。

对比维州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高中课程大纲，就会发现，在教学目的，即为什么要学习外语（非英语语言）的这一部分，第一语言大纲完全照抄了第二语言的相应部分。

“学习一门英语以外的语言，对于学生的整体教育，特别是在交流领域，同时也在跨文化交际，认知发展，读写和综合知识方面会起到积极作用。它提供了进入（access）某种文化社区的途径，可以在澳大利亚国内外，促进对不同态度和价值观的理解。”（笔者翻译，着重号为笔者所加）（*Chinese First Language, 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Study Design*, 2004）。

这种表述用在第二语言没有问题，但是为第一语言或者母语学习“正名”，就显得不合常识。如果站在英语为母语的立场上讲，的确需要通过学习别人的语言，来进入别人的文化社区。但是，如果是中文母语的学习者，特别是占 50% 以上的持中国护照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中华文化的社区成员，他们为什么还要“进入”自己的社区呢？

同样，新州中文背景和非中文背景的大纲，在“为什么要学习中文”部分都使用了相同的文本。在这里，中文被描述成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这种语言和文化需要从澳大利亚和英语的视角来学习和分析。中文在维州的大纲中被当成了一个“他者”。大纲的编写者根本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既然中文是这些学习者的母语或者第一语言，这些学习者本身就是这个语言和文化的拥有者，为什么他们的中文学习要像第二语言学习者一样，需要从英语的文化和语言背景来思考呢？

#### （四）澳大利亚高中中文会考及教材

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的学制有细小的区别，但是小学加中学的总学年都是 13 年。维多利亚州高中最后两年的学习叫 VCE (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阶段，而新南威尔士州最后两年学习则叫 HSC (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以 VCE 为例，原则上是 11 和 12 年级的课程，一般 VCE 的课程，包括四个单元（少数的只有两个单元），1,2 两个单元在 11 年级的两个学期完成，所有的测试都是在学校内进行，只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不计算分数。而 12 年级则学习 3, 4 两个单元，学校成绩和年终会考成绩各占 50%，总成绩（在当年所有考生中的相对排名分数），决定了学生能否如愿进入自己希望的大学和专业。所有的 LOTE（除了英语以外的语言），包括中文第一语言，考试的书面部分都有听力，而且在书面考试前还有口语考试。笔者之一曾经在维多利亚一所中学工作过，这所学校所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中文作为 VCE 的科目之一。新州的 HSC 考试和评分方法与之相似，学校分数和年终会考分数各占 50%。为了公平起见，新州 BOS 会根据各校会考的分数来调整各校呈报的学校分数。

下面让我们来特别讨论一下在中文母语学习课程会考中的听力考试。听和说、读、写一样都是语言学习中需要提高和培养的技巧。但是正式的听力学习一般都发生在外语或者第二语言的课堂里。儿童的第一语言或母语听力的习得，一般是在周围的语言环境里伴随着家庭成员、伙伴、媒体，以及学校教育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语言习得研究也显示第一语言的听力习得大多是在交际（包括教育）中发展获得，起码第一语言不需要像第二语言那样需要专门的集中听力学习。如果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不具备高度发展的母语听力能力，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在中国的九年基础教育。但是，维州和新州的高中中文母语会考中却设置了听力考试。在从认知和语言的角度，新州和维州的高中会考难度都不可能和中国课堂里的教学内容同日而语。换言之，如果一个中国学生在中国使用中文学习语文，政治，数理化，从小就看中文的影视节目，他们有什么必要在澳大利亚测试中文听力呢？

中国的高考语文从来没有听力项目，维州和新州的高中英语会考科目，也根本没有设置听力考试，甚至两个州的英语为移民孩子和留学生设置的ESL（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考试也没有听力考试。为什么呢？我们只能假定英语是课程设计者和教育机构认定的“我们的语言”，所以不需要测试你的听力，但是中文属于“别的语言”，所以要测试听力，不管是本地的澳大利亚人学习中文，还是从中国来移民或者留学的人学习中文。这里的逻辑是因为所有的外语（非英语）都要测试听力，中文是非英语，所以中文要考听力。中文第一语言（母语）也是中文，所以也要考听力。这种课程和评估的安排，忽略了母语学习者和外语学习者的本质区别，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安排课程和考试架构，不能不说是一种削足适履的现象。

那么听力是怎么用于区分学生成绩的呢？笔者分析了维州中文毕业会考(VCE)从2005年到2009年的听力试题，发现试题中涉及高密度的专有名词和词组，如中国人的姓名和地名。在一段或者几段人工设置的对话中，测试学生短时记忆和速记的能力。比如2010年VCE中文第一语言考试听力部分中，继承了这个一以贯之的特点，在这个3分57秒的对话中，有一个从中国旅游回来的澳大利亚学生马克和他的中文老师，对中国文化中的想像力展开了罗列：中国的菜名，中国山水的历史传说，李白的咏庐山瀑布等浪漫主义诗歌，桃花源记和中国神话，天坛和中国建筑，龙凤等等(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2010, CHINESE FIRST LANGUAGE Written examination, 2010)。考生需要迅速记录这些话题的要点来回答问题。实际上跟母语要求的高级听力水平关系甚少。如果学生的听力成绩有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完全可能是学生处理语言信息速度的差异，就如有的人短时记忆能力有差异或者对听力内容具体知识上的差异，而非听力理解能力的差距。

新州的HSC中文母语会考考试则使用了另外一个策略：用考生的英语水平来区别中文听力的分数。新州的听力考试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占试



卷的 10%，这部分考试是用英文回答问题。以 2010 年的试卷为例，是一个模拟的采访，发生在一个主持人和一个新州高中会考的考生之间。对话主要涉及考生和她的父母对大学课程专业的分歧。这题明确告知考生，测试学生是否能够用清楚的英语传达主要意思和观点。该听力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主观性极强的问题：即“请分析主持人的采访”(Board of Studies, 2010)这根本就是测试学生的英文写作能力，而不是所谓的听力问题。新州中文背景的课程大纲里明确规定了四项教学目标：其中三项是口语，书面，华文社区的文化和语言理解，第四项则是听力。笔者认为设置中文作为母语的听力考试本身就是多余的，而在课程和考试中通过听母语的材料，再用英语表达并且测试，那么这种学习究竟是在学习中文还是英语呢？学习作为母语的中文为什么要测试英语的写作能力？这又回到了本文一直关注的问题：是谁拥有中文的所有权？是谁在规定学习什么样的母语和怎么学习？

如果澳大利亚中文作为母语的课程旨在继续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平和在澳期间用英语学习期间保持母语的能力，那么就应该鼓励学生体会欣赏中文作为母语的广博和精深，体验中文文学作品，并能用漂亮的中文和同属中文文化的人进行高层次的思想交流，而不是用英语来翻译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这实际上是让母语的使用者与自己的母语进行隔离。和第二语言的教学一样，把中文当做一种“他者”进行矮化。我们接下来探讨关于中文母语教学大纲中课文选择的问题。

新州中文背景的课程大纲规定了课文覆盖的四项大的主题，即 1) 个体和社区；2) 青年文化；3) 海外华人社区；4) 全球性的问题。为了应对这四个主题，新州的大纲只推荐了六部作品，即 1) 艾青《大堰河—我的母亲》；2) 韩寒《三重门》；3) 黄健中《我的 1919》(电影)；4) 龙应台《干杯吧托玛斯曼》；5) 王蒙《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化》；6) 郑晓龙《北京人在纽约》(电视剧)。除了艾青发表于三十年的诗作，

其他都是 80 年代以后的作品包括韩寒的《三重门》。而代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经典作品都没有选入，这份母语大纲中的母语就被定格为一种单纯的交际性工具或是用外来者审视自己语言文化的心态。其实母语学习的目的是多方位，如中国 2003 以后新的语文课程标准除了读写能力以外，还特别强调审美能力的培养，文学作品的欣赏和理解以及情感的发展的引导等等(《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2003)。

与中文母语大纲形成对照的是：维州英语课程(标准)的设置为考生提供了广泛得多的选择，所学习的内容也深刻的多，文学性突出。以 2010 年新州英语(标准)考试手册为例，在备选课文中出现了很多经典文学作品，从经典的莎士比亚的《理查王》，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到美国当代纪录片《亲爱的美国-越南来信》和澳大利亚的当代作家McGirr的 *By-pass: The Story of A Road*。在 2010 年的试卷里，学生可以在二十部作品里选择一部作品按照要求进行分析。比如对爱伦坡的作品，在爱伦坡的小说世界里，是不是他的人物都是受害者？或者爱伦坡的小说里的场景和气氛是怎么影响读者对人物的反应的(*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2010 ENGLISH Written examination*, 2010)

而维州的中文第一语言的课程规定了三项主题：1) 自我和他人 2) 华人社区的传统和变迁 3) 全球性的问题，而这三项和中文第二语言所规定的主题一模一样，也和所有的其他外语(非英语的语言)大纲一致(*Chinese First Language, 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Study Design*, 2004)，只要把华人社区，改成诸如日本人社区，希腊人社区，意大利社区，法语社区即可。中国文化和传统还是在西方的视角下被注视和研究：其中要求学生以一种所谓“业余人类学家”的视镜来研究和关注中国和华人社区。文学被降格在艺术和娱乐( Arts and Entertainment )的标题下面。这份大纲旨在鼓励学生面对社会和世界上存在的问题，但并不强调母语文化传统及文学的鉴赏和分析，事实上在这种所谓的母语教学里，

学生被置于一个母语文化的外部来观察自己的母语和文化，母语学习者的母语文化在教育中被弱化，而非加强他们与母语的情感联系。比如在学习华人社区这一主题时，要求学生观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比如乡村和都市生活、休闲及生活方式的变迁、住房、独生子女家庭和大家庭等等，这些类似于人类学研究的方式与西方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完全吻合。

#### 四、 同质化还是他者化：新的中文写作体？

现代中文的写作教学和文体分类在 20 世纪初就经历了从八股文的训练向英美文体靠拢的趋势。而历经了一个世纪的变迁，现代中文的写作和文体分类基本定型。公平的说，这种定型是一种传统修辞和西方文体学的结合。陈望道，梁启超，叶圣陶等著书立说倡导新的问题分类，其中陈望道的分类，最受英美文体学的影响，他把文章分为记载,记叙，解释，辩论和诱导(You, 2010)。值得一提的是，现代中文的文体分类，虽然受到英美的影响，但是这些早期现代中文的倡导者和教育家并不是照搬西方的修辞理论和文体学方法来规定现代中文的写作，相反他们的写作指导的范本都来自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其次，在创立新的文章学和写作规范的时候，这些先辈也注意到了在西方逻辑学和文体学指导下的新的“洋八股”模式，比如受英美学术训练很深的胡适被选为范文的关于“新生活”的议论文就因其僵化的格式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You 2010, p54)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作文教育课程中，把作文按照功能分为记叙，议论，说明和应用文的分类在中国的中小学中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对于一个完成了初中或高中教育的学生来澳大利亚选读中文，就会在作文写法上深感困惑。

在维州的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和第二语言高级三组学生的大纲里，都规定了五种写作类别：个人写作 (personal)，想象性写作(imaginative)，劝说性写作(persuasive)，信息提供性写作(informative)和评述性写作

(evaluative)。在教学建议这一项中，每种写作特征都有详细的叙述。笔者曾经对相关课程大纲做了对比，发现这五种写作的分类，不仅是中文，还贯穿所有外语类课程大纲。这就是一种观念先行的做法：以一种语言学的先导概念，来照搬所有的语言。这种分类不仅本身在概念上有问题，而且在实践上也导致了中文老师，特别是在中国接受系统语文训练的教师，进入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情况。老师根本就找不到公开出版的或成名作者的文章，削足适履这个硬性加给中文的履。给学生的范文是以前学生或者老师为了符合大纲中规定的标准而写作的范文。因为在英文的作文教学中受功能语言学的影响，写作教学形成了如此的分类，于是中文大纲的编写者也自然地认定中文也应该这样分类。其结果是这种训练出来的写作是一种为了澳大利亚考试而形成的新的考试写作语体。

对比 20 世纪初中国语文修辞和文体的情况，当时现代中文文体走的是一条自觉的和西方结合的道路，创立了中国自身的文体分类和修辞体系。相形之下，澳大利亚高中中文的作文分类，完全就是一种用英美文体学的尺度，划定所有语言的一种简便举措。

**结论：**从语言教学的社会经济环境来看，正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性主义导致了澳大利亚中学出现教授中文母语的课程。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澳大利亚教育主管部门，教育机构，中文教学人士以及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作为教育消费者）共同推动的结果。正如我们在上文说提出的，为中国背景的学生或者第一语言学生开设的中文课，不仅在制度和学理上为澳大利亚教育市场的顾客：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提供了一种相对轻松的选择。而这种课程大纲却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和态度，迫使母语的使用者和中文文化的承载者，像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一样拉开距离，审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同样是所谓的母语教育，其在母语教学上的读写训练、对母语文化的感情培养、对母语文学的欣赏和理解上，与中国大陆语文母语教育的差距是本质的。

## 注解：

- [1]. 关于教学上的探讨，可以参见 Edwards, Louise; Louie, Kam and Fredlein, "The native-speaker problem in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a possible solution", *Babel*, vol. 26 (no. 2), (1991): 14-17.
- [2]. 参见 The *Language policy* 的 2007' **Volume: 6 Issue 1:** (special edi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worldwide), Joseph Lo Bianco 作为特邀编辑的编者前言 "Emergent China and Chinese: Language planning categories," *Language Policy* **Volume: 6 Issue: 1 pp:** 3-26. 以及本期 Liu, Guo-qiang and Lo Bianco, Joseph, "Teaching Chinese, teaching in Chinese, and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policy*, vol. 6, no. 1: 95-117
- [3]. 关于母语在相对单一的语言环境 参见: Sawyer, English as Mother tongue in Australia. *L1 - Educational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7 ,No1. (2007) :71-90 and Robert Protherough "Teaching the Mother Tongue in England" in [\*Teaching the mother tongue in a multilingual Europe\*](#) Ed Anthony Adams, Witold Tulasiewicz : (New York, Casell ,1998):73-86
- [4]. 参见 NSW 州的 BOS 规定的语言级别和水平的分类:  
[http://www.boardofstudies.nsw.edu.au/syllabus\\_hsc/lang-eligibility-criteria.html](http://www.boardofstudies.nsw.edu.au/syllabus_hsc/lang-eligibility-criteria.html)
- [5]. 参见维州课程和考试局 (VCAA) 颁布的中文第二语言大纲  
<http://www.vcaa.vic.edu.au/vce/studies/lote/chinese2nd/chin2ndindex.html>

## 参考书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 》,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年
- Australian Government .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 Retrieved from <http://asiancentury.dpmc.gov.au/white-paper> . 2012
- Bianco, J. L. Emergent China and Chinese: Language Planning Categories. *Language Policy*, 2007, 6(1), 3-26.
- Edwards, L., Louie, K., & Fredlein, S. The native-speaker problem in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a possible solution. *Babel*, 1991, 26(2), 14-17.
- Foundation, A. E.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Indonesian,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 Education in Australian Schools: Four Languages, Four Stories*. Asia Education Foundation, 2010, 10-13

- Jeffrey, G.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nd China's Soft Power. *Asian Social Science*, 2008.4(10), 106.
- Liu, G.Q, & Joseph, L. B. Teaching Chinese, teaching in Chinese, and teach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Policy*, 2007.6(1), 95.
- Louie, K., Edwards, L., & Selway, D. Native and background speakers of Chinese: Australian tertiary educators' perceptions of th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sian Studies Review*, 1997. 20(3), 91-106.
- NSW, BOS. *Eligibility for Stage 6 Languages Cours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boardofstudies.nsw.edu.au/syllabus\\_hsc/lang-eligibility-criteria.html](http://www.boardofstudies.nsw.edu.au/syllabus_hsc/lang-eligibility-criteria.html). 2010
- NSW, BOS. *2010 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Chinese Background Speakers*. Board of Studies NSW Retrieved from [http://www.boardofstudies.nsw.edu.au/hsc\\_exams/hsc2010exams/pdf\\_doc/2010-hsc-exam-chinese-FBS.pdf](http://www.boardofstudies.nsw.edu.au/hsc_exams/hsc2010exams/pdf_doc/2010-hsc-exam-chinese-FBS.pdf). 2010.
- NSW, BOS. *Chinese Background Speakers Stage 6 Syllabus*. Retrieved from [http://www.boardofstudies.nsw.edu.au/syllabus\\_hsc/pdf\\_doc/chinese-background-speakers-st6-syl-from2010.pdf](http://www.boardofstudies.nsw.edu.au/syllabus_hsc/pdf_doc/chinese-background-speakers-st6-syl-from2010.pdf). 2012.
- Orton, J.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Australian Schools, [http://www.asiaeducation.edu.au/verve/resources/chinese\\_language\\_education\\_in\\_australian\\_schools.pdf](http://www.asiaeducation.edu.au/verve/resources/chinese_language_education_in_australian_schools.pdf) 2008
- Protherough, R. Teaching the Mother Tongue in England. In A. Adams (Ed.), *Teaching the Mother Tongue in a Multilingual Europe* New York: Witold Tulasiewicz, 1998. 73-86.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Schools Program - Program Guidelines 2009-2012*. Australian Government Retrieved from <http://foi.deewr.gov.au/documents/national-asian-languages-and-studies-schools-program-program-guidelines-2009-2012>. 2010
- Sawyer, W. English as Mother Tongue in Australia. *L1-Educational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07. 7(1), 71-90.
- VCAA. *Chinese First Language, 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Study Design*. Retrieved from <http://www.vcaa.vic.edu.au/vce/studies/lote/chinese1st/ChineseFLSD.pdf>. 2004
- VCAA.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and Second Language Advanced Study Design* Victorian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Retrieved from <http://www.vcaa.vic.edu.au/Documents/vce/chinese2nd/chineseslsd.pdf>. 2007.

VCAA. *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2010 ,CHINESE FIRST LANGUAGE Written examin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vcaa.vic.edu.au/Documents/exams/chinese1st/2010chinFL-w.pdf>. 2010

VCAA. *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2010 ENGLISH Written examin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vcaa.vic.edu.au/Documents/exams/english/2010english-w.pdf>. 2010.

You, X. *Writing in the Devil's Tongue: A History of English Composition in China*.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0.

Zhao, H., & Jianbin, H. China's Policy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 Use of Overseas Confucius Institutes. *Educational Research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2010, 9(2), 129.